

如此官场

宝文堂书店



如此官场

又名 《戏迷传》

玉玲珑馆主漱石氏戏笔
泉唐天虚我生蝶仙氏评

张褚 王子鹏 校点

传统戏曲、曲艺研究参考资料丛书

宝文堂书店

如此官场

宝文堂书店

北京海淀区大钟寺村甲81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字数185,000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0 插页2

198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800册

ISBN7-80030-160-5/I·112 定价 3.55 元

传统戏曲、曲艺研究参考资料丛书

出版说明

我国古典小说，特别是历史演义和公案、侠义小说，同传统戏曲、曲艺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。自元代以来，历经明、清以迄民国，各剧种的传统剧目和曲目，大部分取材于上述各类小说，它们互为影响，不断丰富和发展，流传于民间。但是，这类小说版本杂乱，且疏于清理、校勘工作；建国以后，出版极少，加之十年浩劫，成为禁书，毁坏殆尽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传统戏曲、曲艺恢复上演，传统剧目和曲目的推陈出新工作，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任务。为适应这一工作的需要，向戏曲、曲艺工作者和其他文艺工作者提供研究、参考资料，我们计划出版这套“传统戏曲、曲艺研究参考资料丛书”。各书皆约请专业工作者收集、选择较好的版本，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，参阅各本，作必要的勘误和标点。

这套丛书中，有一部分人民性较强，如《杨家将演义》等书。取材于杨家将故事的剧目和曲目，几百年来，演、唱极为广泛，深受人民群众喜爱。也有一部分如《施公案》等书，历来流传广泛，但争议较大，看法不一。我们将有关这些作品的部分评论，略加摘引，附于书后，以供戏曲、曲艺工作者和有关研究工作者评价该书时的参考。

这套丛书将根据它的不同内容，分别采取公开或内部的两种方式发行。

我们所选的版本不一定理想，校勘、标点也不尽完善，
疏忽与错误之处，皆所难免，希望读者指正。

宝文堂书店编辑部

《戏迷传》新书序

尝观昆剧《邯郸梦》中之“云阳”“法场”二折，每叹人生加官进爵正如痴梦一场。又观《人兽关》中之“演官”“恶梦”二折，则叹不啻为做官者照镜现形，几疑并非串戏。乃今观于玉玲珑馆主所著之《戏迷传》新书，而叹其寓意之较《邯郸梦》、《人兽关》二戏为尤切焉。夫自纳银捐爵之例开，而召登仕版者大半为“人兽关”前鬼魂，遑论其为“邯郸梦”中人物！乃若辈偷鸡摸狗，偏以官场为财源辐辏所在，以入官为财星照命。而当看状断狱时，自以为官权独占；鸣驺游街时，自以为官威独占；以及婢膝谒师、奴颜参相时，自以为官诀独占。是岂玉玲珑馆主人所值开眼一笑者哉？不值开眼一笑？于是演为评话，其痛快处几等弥正平之打鼓骂曹。呜呼，此书传而“邯郸梦”中人可以醒，“人兽关”前鬼魂可以悟矣！书成寄柬乞叙，因略集昆剧目传书以报之。

民国三年甲寅桂秋，浣沙江上人稿于采莲小艇。

率题孙玉声先生

《戏迷传》四绝（嵌戏名）

颍川秋水

谁自南柯梦里回，梦中梦境乐兼哀。
请看一卷戏迷传，似上秦皇照镜台。

大掉枪花真苦心，群英会计一何深。（会字借用）
捐官结得五人义，（捐纳盛时，闻有五人同解陞襄，捐
一大八成知县，约定以甲出面得缺后，乙则司门稿，丙则司
账房，丁与戊则分任刑钱两席）获利平分十万金。

史文恭载少循吏，堪入清官册子难。
孙子滑稽作评话，快于打鼓骂曹瞒。

宦海潮声旧耳闻，玉玲珑馆纪鸿文。
生花妙笔春秋配，第一人才合属君。

目 录

出版说明..... (1)

《戏迷传》新书序.....浣纱江上人 (1)

率题孙玉声先生《戏迷传》四绝.....颖川秋水 (1)

第 一 回	金钱元卖产捐官 任顺福倾家事主..... (1)
第 二 回	草上坡演官貽笑 兰花院请酒饯行..... (13)
第 三 回	办官礼小住也是斋 夺上房大闹连升店..... (23)
第 四 回	见上司奉差讨渔税 贿亲随密献串龙珠..... (35)
第 五 回	五面枷小展官威 一口剑大兴冤狱..... (44)
第 六 回	羨优缺请署中牟县 保过班引见汴梁城..... (52)
第 七 回	翠凤楼谒相拜干爷 金马门派差接钦使..... (62)
第 八 回	请开矿议挖银坑洞 觅靠山私谒翠花官..... (73)
第 九 回	小盘殿交章荐贤 中牟县捧檄到任..... (82)

第 十 回	设保甲查封金刚庙 办升科大闹白水滩	(91)
第 十 一 回	劣绅私献双珠球 赃官冤断一匹布	(102)
第 十 二 回	接官眷夜过池水驿 缉私梟朝发淤泥河	(113)
第 十 三 回	三岔口县宰施威 十字坡都司耀武	(123)
第 十 四 回	丑表功驰书报捷 大保国开矿启争	(132)
第 十 五 回	审李七胡乱施刑 拿康八糊涂正法	(142)
第 十 六 回	金钱元荣升府篆 玉堂春误堕娼寮	(151)
第 十 七 回	奇奇奇太守贪花 笑笑笑夫人泼醋	(161)
第 十 八 回	太守学罗章跪楼 公子效张顺打院	(171)
第 十 九 回	驱流妓玉堂春发配 赈饥民金钱元议捐	(182)
第 二 十 回	十万金半入私囊 九件衣又迁显爵	(191)
第 二 十 一 回	金钱元荣调华容道 任顺福夜闹蔡家庄	(201)
第 二 十 二 回	双盗印侠客警贪官 十道本都堂参酷吏	(211)
第 二 十 三 回	福瑞山当殿辩本 黄金台察院鸣冤	(222)
第 二 十 四 回	告御状扳倒赃官 进蛮书要求大吏	(231)

第二十五回	黄鹤楼力持国体 金钱无遣戍军台	(242)
第二十六回	凤凰岭侠客除奸 鸳鸯楼贪官毕命	(252)
第二十七回	金顶山鸣冤捉盗 黄鹤楼含愤弃官	(260)
第二十八回	清风亭黄鹤楼题诗 芦花荡金顶山求乞	(270)
第二十九回	探阴山黄鹤楼入梦 游地府金钱元受刑	(280)
第三十回	逍遥津悟彻浮生 富贵图惊醒幻梦	(290)

校点 后记	张 褚 王子鹏	(298)
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--

第一回

金钱元卖产捐官 任顺福倾家事主

富贵图它本是虚，加官进爵欲何如？
欺心莫掌黄金印，看我连环记作书。

这一首集戏名诗，乃玉玲珑馆主要做部集戏名的《戏迷传》新书，借它做一个引子的。玉玲珑馆主为甚要做这部书？为甚要集戏名？只因官场如戏，做官的好象不是在那里做官，却在那里做戏，遂做出这集戏名的书来，要不做官的看了笑笑，做官的看了醒醒。晓得做官究竟不好象做戏一般的做去，若真象做戏一般的做，要被做书的做在书里头笑骂的。那就是玉玲珑馆主做《戏迷传》的本旨了。

闲话休提，言归正传。且说光武中兴以后，不记是哪一朝代，只记得天堂州置田庄地方，有一个败落乡绅的子弟，此人姓名叫金钱元，小字加官。父名金榜乐，是一个做八股的名家。曾经高中过第四名进士，所以置田庄一带的人多呼金家做“四进士第”。加官也曾开笔学做文章，怎奈他没有魁星献瑞，莫说进士考不上，连秀才也没有考得一个，却吃喝嫖赌的无所不为。金榜乐因读了死书，只晓得之乎者也，把全副精神多用在八股上面，不晓得什么教子法儿，见他儿子不好，气气闷闷的死了。幸喜在生的时候，已替加官

娶了王家庄上王大娘的女子为媳，生下一男一女，男的名金顶山，女的名金玉奴。故此金榜乐故世以后，加官尚不至无室无家。不过他父亲虽曾中过进士，没做过官，家道里有几个钱，乃是做乡绅诈取人家，不是七明八白来的，并且甚是有限。怎禁得加官坐吃山空，不上二、三年光景就没有了。起初尚靠亲觅友、东借西移的度日，后来亲友们因他象借荆州的一般，借了去永无还日，若再接济于他成了个无底洞了，遂各人翻了面孔，多不肯借。加官发起急来，只得把父亲传下的东西象秦叔宝当铜卖马般的非当即卖。

一日，在箱子里寻得一幅《富贵图》画轴，画的是一株白牡丹花，甚是工致。上题着“素富贵”三个大字。想起花里头尚有这富贵名目，做了个人，哪得不想些富贵？但要求富贵双全，除了想法子做一个官，哪有这种好日？胡思乱想了一回，把这《富贵图》拿出去，卖了几两银子，暂且过度。

那图卖在同村一个有名才子黄鹤楼家。这黄鹤楼买得之后，仔细观玩一回，暗想：金榜乐是个进士出身，不料生儿不肖，不能接续书香，竟弄到这个地步！暂且不在话下。

再说金钱元把《富贵图》卖去之后，不上数日银又完了，又在书箱里翻出一幅画来要卖。展开一看，好幅白描人物，画的是加官进爵图。金钱元叹口气道：“我小名唤做加官，原因此画而起。犹记得父母生我那天得了这画，故就把我呼做加官，如今三十多岁的人了，加官进爵这句口讖，自己估量自己，哪有这天官赐福？岂不惭愧！”后来又想：“大丈夫只要时来运转，将来遇龙封官，也不真正是甚难事。何况国家近来捐例大开。功名不考好去捐的，何不索性把家业

一齐卖掉，捐一个官！弄得好，财源辐辏、名利双全也是有的，就是弄得不好，终算我金钱元也曾做过官了，比着坐在家里拾柴泼粥的究竟好些。”想罢一番，将画藏好，竟把这个主意说与王氏得知。王氏道：“夫荣妻贵，倘有这种好日子，不枉嫁你一场，岂不甚好！”遂决计把金榜乐遗下来的一所住宅并字画、古玩一切，检点一回开了篇帐，托人寻觅主顾。

这住宅不甚值钱，古玩里有块宝玉，叫通天犀，颜色殷红，白天看了不甚出奇，一到晚上光焰烛天，放在暗室里头光明如昼，真是一件至宝，价值连城。乃金榜乐中了进士，在一个暴富人家骗取来的，说：“这块玉乃帝王殉葬之物，必是被盗王坟的偷盗出来藏在家里，倘或有人告发，吃罪不小。”那富户听得慌了，将玉送至金家，如今却做了金钱元捐官的本钱。卖与三门街张古董，足足得了一千银子。住房却只卖得五百两，连中费在内，是一个俞家庄上人俞姓买的。其余字画一切，也卖了五百两上下。

金钱元有了这二千两左右纹银，钻头觅缝的便想捐官，逢人必问什么官最好。旁人与他说笑，多道：“捐例是一定的，外官府道为止，京官郎中为止。你要捐个实缺，这点子钱不够，还是捐个京班戏中《打面缸》里的四老爷最妙，这却尽够的了。”金钱元听众人虽是笑谈，却也有些意思，遂决意想捐个县丞，或是典史。又听人说县丞得了保举，一保就是一个知县。堂堂七品官何等威光！只要拍拍上司的马屁，将来何难有此一日。即看亲戚中有个现做淮安府知府的荣三贵，他何尝不是捐了一个县丞，到省得法起来的人？如今官星透露，做了知府，人人多说他还有做道台、做三大宪

并喜封侯的日子在后哩。若照这样算来，捐县丞真是捐得。当下因写了一封书信，寄到淮安府去，问荣三贵当日捐县丞的时候共花了多少银子，怎样到省当差，怎样过班，怎样得缺，怎样保升。等他回信到时，便好定心办事。

哪里晓得这封信寄在半路之上，因水淹泗州，寄信的不能走了，没有送到。金钱元等了一个多月不见回书，心中好不焦闷。

后来又想起一个人来，此人乃绍兴府会稽城人氏，名字叫宋锦诗，世代习幕，为人足智多谋。因他锦诗二字与军师两字声音仿佛相同，人人多称他做宋军师宋师爷。当初随了天堂州本州太爷来到天堂，后来州太爷调任去了，本要带着同去，宋锦诗因他调的是保安州苦缺，没甚意思，故此不愿，遂在天堂州暂住，心想另觅个衣食主人。金钱元因是本地的破落乡绅，衙门里到处有些认识，与宋锦诗见过几面。这日想起他来，知他住在太平桥堍下，亲自前去拜访。

宋锦诗接见之下，寒暄已毕，动问金钱元有何事故，敢劳枉顾？金钱元把心想捐官的事与他说知，并问：“可知共要多少银子？老兄甚是精明，故此特来请教。”宋锦诗暗想自从没有馆地，在天堂州住了半年多了，金钱元这一个人是天堂州有些小声名的，为人甚是狡猾，这种人怕他不想做官，若想做起官来，拿得定有些指望，何不帮着他把此事办成，将来跟着出去新做官的东家，比做过官的究竟容易做事，好歹终能搅几个钱。只是他不到二千银子，捐个县丞要想到任尚还勉强，并且班子太小干不得事，这便怎样？他忽然想起一个带肚子的人来，此人名字唤任顺福，曾在天堂州做过门口二爷，也因保安州没有出息，不肯跟着主人同去，

手里头却足足搅有三、四千两银子，一大半在天堂州地面上刮取来的。现在带着家眷住在五家坡前面。这事何不请他前来商议，他与金钱元谅也认得，倘能帮助一臂之力，只要功名到手，任顺福也有一本万利可图，却是一个绝妙机会。因笑嘻嘻的答道：“钱翁可是想捐官么？捐了一个县丞出去不能干事，何不捐个知县做做？”金钱元道：“不怕锦翁笑话，先严下世之后，没甚家产，典卖尽了捐个县丞尚怕不够，哪里敢想知县？”宋锦诗道：“话虽如此，若然老哥真要捐官，银子不够，做兄弟情愿荐诸葛一般的荐一个人助你办事，不知可好？”金钱元道：“锦翁有甚么人帮我办得此事，难道他肯垫银子么？”宋锦诗道：“自然肯垫银子。不过老哥做了官时，他也得于中取事。”金钱元大喜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何况是他。尚求老兄指教一切最妙。但不知此人是谁？现在何处？”宋锦诗道：“说起这人，谅来认得，就是前任天堂州敝堂翁的门口任顺福，现住五家坡前，见过没有？”金钱元道：“任顺福么，兄弟也曾见过几次，这人很是能干，原来他也住在本州，没随州太爷保安州去。”宋锦诗道：“保安州是个著名苦缺，敝堂翁调到那边出于无奈，旁人哪个肯去？所以他住在这里。”金钱元道：“既承足下美意，明日还是我到 he 家里头去，还是托你寄信转言？”宋锦诗道：“此事他若然真肯帮你，将来你做了官，暗里头虽然天秤十六两无分轻重，明里头却有个主仆之分。你去有些不便。就是我寄信转言，日后也要同衙吃饭，不免旁观不雅。这么样吧，等我马上请他到这里来，结一个马上缘，大家商议办法，他到我家里头来是不要紧的。”金钱元道：“如此最妙。”

宋锦诗遂差个黠仆，叫他快到五家坡去，请任大爷立刻就來，说有要事商議。

那黠仆去不多時，同了一個人來，三十多歲年紀。因是炎天，身上穿一件白羅衫兒，足登百萬齋新購涼鞋，手中拿着一柄芭蕉扇子，搖搖擺擺走上中堂。初看時不象是個低三下四的人，直至走到堂上，向宋錦詩含含糊糊的叫了一聲“師爺”，又與金錢元點了點頭，一屁股在交椅上坐了下去。僅是宋錦詩把些敷衍話兒先與他敷衍一回，漸漸談到金錢元捐官這節，說：“要請你前來商議，不知你可肯學古人中的俠義結交，助他一臂之力？”任順福聽罷，答道：“可是這位要捐官么？我們曾在什麼地方會過，怎的想他不起。”金錢元道：“貴居停在任上的時候，衙門里到過數次，故而相識。近來真是疏闊久了，難怪想不起來。”任順福道：“貴公館在什麼地方？”宋錦詩代答道：“他是這裡置田庄‘四進士第’金進士金鄉紳的少爺，並不是外路人。”任順福道：“原來是金鄉紳家的少爺，果然不時有些事情到衙門里求托本官來的，怪不得十分面善。如此說來倒失敬了。”金錢元道聲“好說”，一眼望着宋錦詩，要他竭力在任順福面前說動幾句。宋錦詩心中會意，把金錢元如何精明，如何干練，若然捐了個官，看來日後必能得法的話與他說知，又附着他的耳朵講了一回。任順福把頭連點幾點，又连连的搖几搖手，開口說道：“捐縣丞干不來事，宋師爺的見識不差。捐知縣够不上錢，我幫了他，尚怕有些不足，這便怎樣？”宋錦詩道：“你能幫他多少銀子？”任順福道：“至多三、四千兩，我的力量你曉得的。”宋錦詩道：“五、六千捐個知縣，到任够了。”任順福道：“捐了官，不

要先到省里头当一、二年的差么？他内里又没有什么照应的人，要想拿到那颗黄金印儿，一时怎的能够！这一、二年的开销，到哪里借东风去？”宋锦诗道：“据你这么说，难道罢了不成？”任顺福踌躇半晌道：“我倒有个主意在此，一准花几百两银子，先捐一个县丞，等到捐照来了，我与他两下起个双摇会儿，多少弄几百两银子当做盘费，到省里头走他一次。他有多少家计，我有多少家计，大家一齐带着。到省后捡几个要紧人儿，办些金银古玩送礼孝敬。倘然官星透露，立刻得差得缺。就是县丞，做他一年半载，看这省里哪一个知县缺好，慢慢设法捐升；或是求个保举，那倒是万无一失的事。这五、六千银子也一定够了。不知你二人意下如何？”金钱元听罢，深深一揖道：“顺福兄的高见极是，倘能当真替我金钱元这样帮忙，那是我三世修来的好朋友了。”任顺福道：“我还有句话要问你。你老封翁中过进士，哪省里可有什么靠得住些的同年故旧，可就报捐哪一省去。朝里头可有什么老师，你也可以拜求他照应些儿。”金钱元道：“京里的老师，去世的去世，告老的多告老了。同年里河南省有个道台叫李海屋，现在那里做马陵道，与先严最有交情。”宋锦诗道：“那就好了，下河南去正好办事。又有李海屋在省，尽好听了兄弟的话，竟在河南捐个县丞，必有后望。”金钱元连声称是。

三个人说得投机，金钱元因捐官一切自己弄不甚来，索性把此事托与二人，等二人答应下了，方才各散。

到了明日，送银子到宋锦诗家里头去，仍旧请任顺福过来，要三个人结个盟中义儿，拜做弟兄。任顺福道：“弟兄是不能拜的，我们只要暗里头同心做事，面子上将来我免不